山之魂

[Shanzhihun]

刘道云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山之魂

[Shanzhihun]

刘道云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之魂 / 刘道云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38-8094-8
Ⅰ. ①山… Ⅱ. ①刘…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5333号

山之魂

著　　者：刘道云
责任编辑：龙仕林　杨丁丁　段莉苗
编辑部电话：0731-82683328　82683306
装帧设计：天闻尚视　杨丁丁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410005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7.5
字　　数：180千
书　　号：ISBN 978-7-5438-8094-8
定　　价：32.00元

营销电话：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山之魂》序言

照云先生的小说选集《山之魂》出版在即，他多次嘱我为之作一篇序言，我却总是推脱。无他，只因自己人微言轻，何德何能，敢为先生作序？他却总是客气。催的次数多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转念一想，照云先生创作这些作品，其中百般滋味，除他之外，恐怕也只有我的体味更深一些。将之写下，也许会消除很多的错觉，改变很多人的观点，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不清楚照云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文学创作的冲动。在我最初的印象中，先生好像与文学并不投缘，它们之间更应该是两条平行线，是绝不可能相交的。我想，这也许是所有不熟悉或者自以为了解他的人的一致感觉。直到那一年我有缘和先生同坐一间办公室，看到他微笑着拿出自己的作品、谦逊地要我修改的时候，我才恍然，当时心中的惊诧和羞愧可谓无以言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刮目相看的典故，知道人不可貌相的道理，却没料到照云先生用他的无声和微笑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之后，当我听到、看到或是了解到很多自以为是的老夫子对照云先生的怀疑、猜测甚或是鄙弃时，我深深地感觉出了一种遗憾和悲哀。

当然，夫子们的不屑也是有些根由的——照云先生当过兵，拿过枪，上过战场，搞过指挥；转业之后分配到这文人聚集之地，管水电，管学生，管保卫，谁会料到那双拿枪的手会写出锦绣之文章？谁会料到那一米八几的关东大汉也有舞文弄墨的雅趣？谁

会料到那平日里被学生敬畏为“阎王”的他，也有安居静室、雕饰辞章的兴致？

我是拜读过先生的文章的。诚然，照云先生的文章中也会有些遣词用字方面的小小纰漏，但是他文章中流露出的很多东西却不是那一般层次的所谓作家所能企及的。先生走南闯北，阅历之丰富，常让我感叹不已，而这些宝贵的经历，尤其是对各地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准确把握，常被先生信手拈来，化作素材写入作品，让我们在无形之中增长了不少学识。他对平凡生活的那份真挚的热爱，他对往昔峥嵘岁月的那份悠远的回味，他对身边事物的那种细微的观察和体验，都化作了朴质的语言、浓烈的情感，悄然地润浸着我们的心田。更难得的是，照云先生以他50年的人生体验，将他对生活的种种感悟深埋在字里行间，给人启迪，发人深思。而这些，又岂是那整日里坐在书房闭门造车、毫无生活体验的所谓作家能带给我们的？

也许确实有些年轻读者难以透彻地了解照云先生的生活体验，明白他的感触、他的情愫，但是，如果你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我相信，你会读出很多别样的滋味，你会觉得获益良多。就如品茗，最开始的时候总会有些涩涩的味道，但只要你有心，只要你用心，你自然会品出很多，很多。

是为序。

志　东

2011年11月2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为《山之魂》出版欣然题词

湖南省美底市书法协会副主席陈欣荣先生

前　言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漫山枫叶红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的拙著小说集《山之魂》成功出版，并走向了市场，来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在文学创作方面，我是一个粗人，没有很深的写作技巧，但我热爱生活，崇尚自然，有一颗感恩的心，总喜欢用笔和纸凝结文字来讴歌那些朴实、善良的人们。

小说集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关爱我的人的无私帮助，在此特鸣谢晓莲女士、淑芹女士、婷园女士、道来先生、志武先生、志东先生、艳红女士、淑芳女士、文奇先生以及一切为《山之魂》出版作出贡献的朋友们！

2011 年 10 月 22 日

作　者

目录

山之魂 / 1

老北风吹打着老山墙，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窗户的封条被吹开了，发出了呼啦啦的声响。几张纸条还在不停地舞动着……

大老韩顶风冒雪，喘着粗气，奋力地向山下移动着。从他那急匆匆的步伐不难猜出是有急事。要说山场子离家也不是那么远，踩轱辘码子顶多小半天就能到储木场，再走个把钟头就能进家门。可今儿个却难了……

消失的岁月 / 103

半夜里，一阵鞭炮炸响，古镇里的人们都知道又是哪家的老人走了。秦娘翻身推醒老伴："当家的，听响声，怕是梭子街陈伯走了。你怕得去瞧瞧，前些日子他大侄子回来了，说是最近几日他叔身子骨不好，病得不能下地了。独生女去讨生计了，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吃喝拉撒都靠侄儿照料……

守　望 / 119

桃花开时，三乡四邻都夸仙慧长得聪明伶俐，人也出落得有模有样，大家都说她将来一定能找个好婆家的。每每听到人们的赞许，

仙慧也只是说上一句："看你们尽拿我寻开心！"便抿着嘴，红着脸，甜甜地微笑着，任由乡邻们说个曲直。在江南山区，孩子们读书的机会并不多，特别是女孩子，能读到初中毕业就算得上是家境富裕，父母开明了……

残　缘 / 179

新学期开学，手拿着鲜红的录取通知书，邹艳霞拖着沉重的木箱，步履蹒跚，跌跌撞撞，来到学院报到处。送女儿来的母亲，脸上没有了刚接到通知书时的激动和喜悦，她解开裤带，从缝在里面的口袋里拿出带着体温余香的一大把皱皱巴巴的散票，递给收银员。坐在后台的收银员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情，粗略地点点后……

变　迁 / 227

东北林区友好镇每月的十二号都是放粮的日子，每到这时候，小镇的东南角上便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条街上身着青黑灰黄的人们，肩扛背驮，挑箩筐的、担口袋的，长长的队伍排至街尾，那场面才叫一个热闹，前移的速度那叫一个慢，好似蜗牛在爬。站在前面，往后面一望，那长龙哪有一个尽头？只能看到人头涌动，黑压压的一片。要说也怪……

山之魂

一

老北风吹打着老山墙，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窗户的封条被吹开了，发出了呼啦啦的声响。几张纸条还在不停地舞动着……

大老韩顶风冒雪，喘着粗气，奋力地向山下移动着。从他那急匆匆的步伐不难猜出是有急事。要说山场子离家也不是那么远，踩轱辘码子顶多小半天就能到储木场，再走个把钟头就能进家门。可今儿个却难了。老韩从早起已经在山里转悠了一上午，转着转着又回到了老地方。刚踩过的雪脚印，也找不着了。狂风卷着雪花，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林涛呼啸，累得不行的大老韩被困在了半山腰。

场部几个工友在山下猫冬，盘坐在炕头上甩老二。眼瞅着晌午前纸条糊了一鼻子。崔老三一把扯下“胡子”：“不玩了，回家喝老白干儿了。”刚一抬腚，桌上的摇把子就哗啦哗啦地一阵乱响。崔老三屁股一扭，抓起电话：

“喂，找谁？”

“找谁？就找你！王八羔子，快去老韩他们家瞧瞧，看他到

家没？我这右眼皮子跳一天了，八成是这小子出了啥事儿。”

“咋的了？”

“别耍贫嘴了，你赶紧撂下电话，喊上几个人快去。今天说是他老婆生孩子。到那别瞎咋呼，惊了月婆子，我等着听信儿。要快点儿回话，别他妈的喝了马尿——耽误事。”

崔老三麻利地放下电话，喊了一句：“大伙儿，快跟我走，去大老韩家。”

老山神一个劲儿地问：“啥事儿？去干啥去？”

崔老三火了：“别他妈的放屁了，快走，老韩怕是迷在山上了。”说着，一把抓起狐狸皮帽子，往头上一扣：“大伙，快点，麻溜的儿。”

一群人一推门才知道，门已被飘雪封住了。崔老三急得直跺脚，老山神一拍脑袋，转身冲上炕，抬腿对着窗户就是一脚。一扇窗户页子掉了一半，老山神纵身一跳，出了房子，来到门前，用手扒，用腿趟，把门前的积雪推到了一边，打开了门。一群人蜂拥而出，顶着呼呼的暴风雪，向老韩家摸去。

大老韩的屋子在双河山下，还是刚建春明林场时先前的战士们用板斧砍平一面木棱架、里面抹泥的马架棚，离场部距离不太远。在这样恶劣的风雪天，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靠近屋前。

老远随风飘来婴儿的啼哭声，人们尽管累，尽管冷，但这一声一声的啼哭，让人忘记了一身的疲惫。崔老三兴奋地喊了一嗓子：“伙计们，再加把劲儿！”

尽管已是声嘶力竭，但还是被呼啸的北风送上了天际，杳无声息。崔老三背过身，见没反应，只好打手势。

崔老三一行背着风，奋力前行，来到了马架前，院门早已被雪封得死死的。低矮的木棱房只露出一个用草帘子遮掩的窗户。门堆得连门框都找不着了。几个人爬的爬，推的推，踹的踹，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面的接生婆也用力地向外推。她见来了这么一大帮老爷儿们，人都还没分清，就连忙道喜。

“大老韩，又给你养了一个大胖小子，快进去看看。”

见没反应，接生婆又伸头朝门外望：“喂，老韩哪儿去了，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这时崔老三忙问：“老韩没进家吗？”

“哪儿进家呀。”

“哦，”听了接生婆的话，崔老三喊了一句，“门整开了，我们别在这儿瞎耽误事，快去接老韩去，快走！”

话还没落音，人已一阵风似的消失在暴风雪中。老山神最后一个出门，用尽吃奶的力，把门推上，从怀里掏出银壶喝了几口，紧赶慢赶地冲到崔老三跟前。拉住他，贴着耳朵说着：

“你慢着点儿，别上火。我估摸着老韩怕是迷在山上了。别在这儿瞎磨蹭了，快回场部，先打个电话，告诉采伐场，赶快派人去找才行。都快小半天了，这么大的风雪，冻也冻僵了。这鬼天气，可咋整。”

说话间，他们已先后回到了场子。一进屋，好家伙，满屋子都是积雪。崔老三扒拉出摇把子，呼噜呼噜地摇着，扯着嗓子喊：“喂，采伐场吗？他妈的，大老韩没回来。快派人去找，我们也进山去找，要快呀！”

大老韩背靠着一棵老油松的树根，眼睛眯缝着，心里想：今天见鬼了，在老林子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还没说走不出去。平日里熟天熟地的道，今儿个也不知是咋的了，愣是走不到尽头。就是下点雪，也不至于迷人啊。大老韩突然想起了老辈人说过的话：在老林子里，要是转迷糊了，不能急，得先找准方向，冬天就刨树根，有青苔的那一面一定是北，树冠大枝丫粗的那一面一定是南。“阴天争光树冠大”，这是老猎户传下来的规矩。

大老韩移到了一棵大树下，轻轻地把盖在上面的雪一层一层地扒开，一袋烟的工夫就扒到了树根下，黑土地已经现出来了。大老韩围着树仔细转了一圈，啥都没发现，急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他赶紧用右手挡在脑门上，眯缝着眼向树冠看，漫天飞雪，枝头上已经是银装素裹，哪还看得清枝丫上的大小呀？一气之下，大老韩一屁股坐在雪坑里，叹息道："这是天要收人呀！"

转悠了快一天了，大老韩也累得不行了，饿得两眼看什么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似乎天上有无数的纸片在飞。午后的林海气温骤然下降，大老韩从怀里掏出他心爱的精致的小酒壶，打开盖儿，用嘴先在壶嘴上哈了一口气，借着体温重重地喝了两口，顿觉周身暖和了许多。大老韩把小酒壶放回怀里，把扎腰带紧了又紧，心里想：没事儿，只要还有点酒，就能扛过去，等到来找我的人应该不成问题。已经没有可能靠自身的力量走出大山了。根据以往的经验，自己再也不能瞎转悠了，那样只会消耗更多体力。想到这儿，他靠在树根上，蜷缩成一团。

几只不畏严寒的小松鼠高翘着尾巴，从树上跳跃而下，目中无人地在雪地上这儿闻闻，那儿扒扒，寻找着它们准备过冬的口粮。一会儿工夫，它们的食袋里就塞满了松子儿。松鼠们又一溜烟地蹿到了另一棵树上，惊扰了树上的山鸡，老山鸡一头扎下树，头深深地埋在厚厚的雪里，一动也不动。

大老韩看到这情形，心头一阵窃喜，这下可好了，捡回去，搞个山鸡炖蘑菇，那可是一道美味啊。可是当他挪动双脚时，脚早已经不听使唤了。腰也伸不直，腰眼上只觉得凉飕飕的。大老韩心里先是一惊，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把早已冻僵的脚用双手扳直，从上到下慢慢地捶打着。他又费力地把鞋脱掉，用雪使劲地揉擦脚趾。脚慢慢地有了知觉，那脚趾头能够活动了。大老韩又扯下头上的火狐狸皮帽子，就着温度，把

脚严严实实地包上。脚的温度渐渐地上升了许多，头却又冷了起来。寒风一会儿就把他的耳朵冻得硬邦邦的了，大老韩用手轻轻地摸了摸，赶紧竖起了老绵羊皮领子，把两个耳朵封得严严实实。做完这一切，大老韩的心反倒平静了。心想：反正是困在这儿了，倒不如既来之，则安之。

一直到天黑，大老韩才想起自己连烟都没顾上抽一袋儿。大老韩摸索着从腰间抽出了老旱烟杆，捻上一锅儿漠河烟，嘶啦一下划上了火柴，那烟锅里的烟火在夜幕下是那么耀眼，烤得他心里暖洋洋的。抽着抽着，他忽然突发奇想，从鞋壳里把乌勒草掏出来，又转过身抽出腰刀，吃力地剥下几大块儿老松树皮，紧贴着树根儿，架在掏出的草堆上，点燃。树皮带油性，草一引就着。被点燃的草刚开始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脚臭味，树皮一着，那松香就取而代之了。大老韩先伸出双手在火上烤了烤，又赶紧把棉鞋架在上面烤热，就着热气急忙套在脚上。鞋里没了垫底的乌勒草，脚在鞋里面直打滚，空荡荡的。大老韩只好又把鞋脱下来，用刀挑开棉裤的布面，撕下两块，把脚包上，再穿上鞋。这下感觉脚在鞋里踏实多了，也暖和多了。

对着篝火的亮光，大老韩掏出酒壶喝了两口，心里感觉舒服多了。篝火借着风势，把树根烧得通红。火星一串串地飞上夜空，似礼花，似繁星。一群梅花鹿惊恐地从林间掠过，树上的松鼠一阵乱窜，早已不知了去向。大老韩突然想起白天的那一幕，于是顺势寻找那只坠落的老山鸡。他发现了那只迎风舞动的鸡尾翎，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急匆匆地，他挪动着疲惫的身躯向那美味移去。当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捡回那只早已冻得像冰块一样的老山鸡时，别提有多兴奋了。架在火上，鸡身上那绚丽的羽毛一下子就灰飞烟灭了。不到一会儿工夫，那浓烈的鸡肉香就在广袤的密林间随风飘散……

崔老三丢下电话筒，招呼着大家，顶着凛冽的寒风，快速地奔向零点站，向调度问明情况，在道叉里推出轱辘码子。一群人奋力地摇着，开始是两个人摇，老山神等哥几个坐着，可一会儿工夫，大家伙都坐不住了，呼啸的北风冻得一个个都瑟瑟发抖。几个人伸出手摇着轱辘码子风驰电掣。声响由开始的咔嚓咣当变得节奏鲜明。

午夜时分，雪终于停了。崔老三一行举着明火，也摸到了采伐场。可是场子里除了小哑巴在那守炉子外，其余的人都已下山找大老韩去了。小哑巴指着下山的道，叽里呱啦一阵乱比划，急得老山神直跺脚。小哑巴更急得大脖筋鼓起老高，满脸通红。情急之下，他扯着老山神就往门外走，雪地上他快速地划拉出："你们快去救人，场子里的人都下山去了。还找不见，就冻死了。"

看到这些，老山神不觉鼻子一酸，扯着哑巴，一把将他推到屋里，振臂一挥："伙计们，快走！"

火把明亮，映得群山一片通红，熊熊火焰烧得吱吱作响。顺着下山的便道，老山神走出一截，站在原地，这边照照，又转身向那边照照。最后还是走到一棵千年老松树下看山向。确认无误后，才领着大家伙向老虎沟方向摸索着前进。

夜静了，每个人都能听到各自踩着积雪发出的吱吱的响声。偶尔一阵寒风袭来，雪哗啦哗啦一大块一大块的被风吹落，冷不丁就吓你一大跳。夜已经很深了，焦急的人们趟雪的速度明显地放慢了许多。这时，老山神这边的队伍与采伐场下山找人的队伍不期而遇，那明火把把两拨人联系到了一起。

"前边的是老山神吗？"

"哦，是我，你们跑了大半宿，有点啥没有啊？"

"哪呀，他妈了个巴子，脚印早他妈的叫雪埋了，连个鬼影都没看到。你们那儿呢？"

“一样。”

“这可咋整，都快一天一宿了，还不冻得成白条肉了。”

“可不吗？”

正说着，一阵肉香随风扑鼻而来，人们仔细地分辨着，相互确定着风向。老山神一拍大腿：“我把这茬给忘了，这小子肯定给迷在老虎沟了。那地儿是个回风口，北风一吹到南就被堵在那儿转圈。回旋的雪往那儿灌，一般人是分不清方向的。顺风往里钻，越钻越远，再走就是一圈儿。没跑儿，大老韩准是被迷那了。那地只有开冬才会有个把采药的挖老山参的猎户进去，一般人是不往那儿靠的。就连单独采药的人也是不往那儿去的，别说是伐木工，就是常年靠打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没有几条好猎狗，也是绝不会进老虎沟的。老虎沟独特的自然景象，除非是猎户，一般极少人知道。”

老山神一边赶路，一边准确地辨认方向，顶风向山下移。说是山，海拔却也不算高，小兴安岭上长满松树的山都是一些缓坡，很少见悬崖峭壁。山涧往往都是自然形成的山溪，现在已经被大雪填满。人一不小心很容易就会掉进雪坑里，老山神领道在前，崔老三断后，一行人艰难地行进着。转过山坳，一团篝火熊熊地燃烧着。最先发现这团篝火的是老山神，他兴奋地扯开嗓子大声地喊：“大老韩，还活着吗？”后边的人也跟着大喊，那回响震得树上雪花纷飞。一群人加快了前行的脚步，火把举得更高，光亮照得更远。冲在前面的人，看见大老韩靠在树干上，嘴里冒着热气，身旁点着一团篝火，人已昏睡。

老山神推了推大老韩的肩膀：“妈了个巴子，还不快醒醒。”又一看，地上还有一堆鸡骨头。心里一切都明白了，一定是这只山鸡救了他。老山神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对着启明星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嘴里念念有词：“谢苍天，降福渡难……”

一干人抬的抬，背的背，救起大老韩，后面的人用雪扑灭了篝火。没几步大老韩就醒了，吧嗒几下嘴儿，似乎刚从梦中醒来。睁眼一看，这么多老伙计，还都举着明火，劈头就是一句："你们啥时候来的？我能走，快放下。"崔老三听他这么一说，嘴里喘着粗气，"行啊，"腰一直，"那你站稳喽"。可是大老韩那脚一沾地，就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挣扎了好几次都没能站起来。

崔老三一边拽他，一边说："看你还能不能？在这大雪地都冻两天儿了，我就不信你还能走道。"

大老韩就是不信那个邪，硬拉过崔老三，张着冻裂的嘴，问："老伙计，我那傻老婆，养下了吗？又下了啥蛋？"

"哦，亏了你小子还记得，养下了，是公的，那叫胖哦……"

大老韩一听，不知从哪儿添了一股力量，冲的一下从雪地里站了起来。一闪又倒下了。任由大伙怎样地呼唤，他只知嘴里冒热气，四肢僵直。老山神扒拉开围着的人群，果断地说：

"冻坏了，快往回抬，别耽搁了。"

十几个人轮流背，费尽周折，抬上了轱辘码子。老山神脱下自己的老羊皮袄，给他铺在身子下面。余金发把自己的棉大衣盖在了他的身上，崔老三把他的头紧紧地搂在怀里。在黑夜的寒风中，那轱辘码子飞也似的一阵狂奔，咣当，咣当，咣咣当……

二

天边的亮光一点点放大，天际间，白茫茫的雪花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老山神忧心忡忡地自语道："也不知山上的电话摇通了没有，通知了零点站没，要说都这时间，该有机车来接咱哥们了。"虽是自言自语，崔老三却听见了，他只是一笑，说道："别指望了，这风雪天，那洋玩意儿，打得着火打不着火还难说呢。这都过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